

敵寇暴行錄

秋江等著



編 等 江 秋

錄 行 暴 寇 敵

【角四洋實冊每】

1938

行 刊 社 藝 文

前

言

敵寇在我國內的種種暴行，是萬惡無赦的。這一方面是暴露敵寇的人格破產，走上了絕境；一方面則給我每個同胞加強了抗戰的信念，爲國爲家，都要復仇！現在敵寇已把姦。淫。掠。擄。當成拿手好戲，在各侵佔地扮演，對牠這種萬惡的罪行，應該紀錄，藉使全世界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人士知曉，並喚醒國人，起來復仇！

編者

目錄

前言

今日的海	一—八
古城翦影	八—一
陷落後的南京	一一—一八
暴日鐵蹄之北平	一九—二五
陷落半月的平遙	二五—三四
劫後的汾陽·介休	三四—四一
揮淚話天津	四一—四七
敵寇的行樂所	四七—四九

劫餘的蘇州城·····	四九—五三
淪陷後的蕪湖·····	五四—六二
金門淪陷的前後·····	六二—六四
鎮揚浩劫記·····	六五—七七
敵在皖南的獸行·····	七七—九四
抗戰後的東北·····	九五—九九
淪陷後的安陽·····	一〇〇—一〇五
慘痛的報告·····	一〇五—一〇九
一幕華北的傀儡戲·····	一一〇—一一三
孤島上的種種·····	一一三—一一九
虎口餘生追記·····	一一九—一二六
我駐鮮各領館被迫前後·····	一二六—一二九

淫暴的敵軍·····	一二九—一三一
敬告有錢的人們·····	一三一—一三五

今日的上海

幻瓜

自從國軍退出上海之後，上海租界內的情形縱然表面上看不出多大變化，但是實質上已經全然和以前不同了。下級社會的人們每每稱公共租界做大英租界，然而英國人在公共租界內勢力眼看就要一掃無遺，美國人的勢力更不用提了。

公共租界中的政府機關如統稅局，電報局，國際無線電台和新聞檢查所，統統被接收了。除統稅局外，其他三機關的華員已經全體退出。他們何嘗不知道三個月的維持費用完了就要沒有辦法，可是他們的良心戰勝了一切！至於統稅局的職員呢，因為裏面有漢奸有敗類，所以現在竟在敵人勢力範圍之下正式活動起來了——替敵人向同胞徵稅。法院似乎還沒受干涉，不過敵松井大將早已宣稱在原則上也是由日方接收了。事實上自工部局出佈告說凡是妨害武裝軍隊的人（這裏的「武裝軍隊」自然是指「皇軍」。這裏的「人」自然是指「中國人」因為英文佈告內的措辭和中文

佈告內的很有不同之處。)都要移交給被妨害的武裝軍隊以後，有識的人都認為工部局已經不能按條約行事了。郵局雖未接收，可是副局長和總巡員都換了日人，不接收也等於接收。自從戰事蔓延以來，郵政日在賠累之中，日軍或者樂得暫不接收。好在北四川路已經設了日本郵局了，何必趕忙來接收這賠本的買賣呢？檢查郵件的事雖然沒有聽見過，可是已經至少有一人因為接到一張又發出一張有抗日詞句的賀年片而被某方查詢；不過沒有查詢着罷了。公開檢查的事遲早要實現，內地來信的朋友們，千萬請注意這點。以免受信人倒霉。三個水電公司已經有日人在檢查電訊，大概是外國人面子大，凡是扣留的電訊，在一小時內會知照發電人取回。旅滬的外國記者雖然大大不滿，因為電訊一耽擱，便失去了新聞價值，然而事實如此，又有什麼辦法呢？中國政府機關中表面上沒被接收的只有江海關了——所得稅辦事處似乎沒有了，日軍早要接收江海關，所以遲遲不行的緣故，據說是日方外交人員和岸本稅務司（中國海關內重要日籍職員）所商討的結果。現在日貨進口不報關，

日船來往也一概不將艙單送關，就日本而論，上海早已是自由港了，而且江海關內最重要的位置（行政稅務司和稅款稅務司）概由日員擔任，外班的稽查員也漸由日員替代，實際上接收不接收都早成日人囊中之物了，天津海關既然被順利的接收了（這事已引起外人方面的驚異，許多外人說別國決沒有此類事件發生）江海關只差沒掛五色旗罷了。自從日軍佔領上海以來，江海關的旗杆上從來沒見過青天白日旗，或者是等候五色旗來補缺罷？至於五色旗和太陽旗究竟是一是二，除了盲目的外人外，恐怕沒有人不知道吧？江海關的許多巡艦中都有很好的武器，其中尤以福星艦裝設最爲完備。該艦有電艇四隻，每隻都有輕機槍和無線電。福星艦本身更有重機槍和三寸小鋼砲。此外連星文星流星諸艦都有新從英國買到的機槍和子彈。據記者探悉，各艦未被劫之前，江海關華員曾向稅務司建議將各艦上武器送給南市守軍，誰料稅務司竟說有他在，日軍不敢接收。結果兩天後便送禮了。我們真不懂，這些很好的淺水艦爲什麼不早開到長江裏去，而要留給敵人把他們開到閔行去作掃射

的工作？是財部沒注意到這事呢？還是外籍稅務司抗命呢？各艦上的望遠鏡等據說在被劫前數十小時內被外籍艦長拿到自己家裏去了。現在上海人的意見是政府外籍雇員中只有郵務長乍配林是盡職的，這話真一點也不錯。公共租界中自從大東旅館事件後，又連續發生日軍捕人的事件。愚園路某人被捕後，即有漢奸前去伊家中說項，教家屬備鉅款往贖。究竟出了鉅款沒有，現在還是個謎，不過人是出來了。

「皇軍」每每用這種方法獲得鉅額金錢，以便分給效勞的漢奸和無識的難民，這真是一件一箭雙雕的事情。法租界中雖不能直接捕人，可是會同搜查已經使六十餘人自夢中被傳到法捕房了。沒有牌子的汽車，載着威風凜凜的「殺人兇犯」，不但在公共租界內橫衝直撞，就是在法租界也可以通行無阻。所不同者，經過法租界時得由法國巡捕護送罷了。公共租界中的英籍巡捕乘機器自由車巡街時，在日軍汽車的前面停了一下，便是妨害軍運，被拖到司令部打了一頓。英方雖然提了抗議，可是人人知道抗議是沒有用的。日人向工部局所提出的條件如果英美接受了，那末公共

租界便要永遠不「公共」了。日本人知道英美不會全部接受，他們的真意或在藉題隨時「獨行自動」。我軍剛剛退走時，日軍三天不准浦東的菜販到浦西來，租界當局就得懇求日軍。從這一點看來，租界的地位怎麼能夠保持不變呢？東區開放了，可是只限外人，並且外人進去了，也得服從日軍的軍法。上海泰晤士報曰，日本既在東區施行軍事管理，自然可以任所欲爲。字林西報則說絕對不會有人去觸犯日本軍法，所以日本大可不必公佈。總而言之，領事裁判權能嚇中國人，而不能嚇日本人。日本人（一部份）且公開表示萬一英日或美日開戰，公共租界本由義軍代管，居民大可不必擔憂，可見日人早已看不起英國和美國了。南市開放了，可是限制太嚴。由租界去不成，由浦東去又太麻煩。好不容易經過無數次檢查後纔到了舊日的家。可是舊日的家多半變成瓦礫堆了，因此每天去南市的人並不多。滬閔公路不能走，去閔行不可能——除非繞浦東三林塘而行。「大道市府」非常活動。時時在租界內請名流。可是自從陸伯鴻被殺後名流又都縮首畏尾了。「市民協會」也烟消雲

散了。市商會等機關公開反對「市民協會」的組織，觸怒了岡本領事。他已經要求佛蘭克林（工部局領袖）取締，結果如何要待事實來告訴我們。外灘公園還沒有開放，兆豐的遊人也不多。兆豐的後面變駐了「皇軍」，兆豐的上面又時時有銀白色的「皇軍使者」飛來飛去，那個高興化錢找氣受呢？越界築路區內遍貼着煌煌的「皇軍」佈告。記者曾做過一次順民恭讀了一遍。文筆的流暢告訴我們那是同胞寫的，所以讀的時候，簡直有如萬箭攢心，沿滬閔公路的房子都燒了，曹河涇的黃家花園只存了一座大廳。斜土路上的曹家墓園也都燬了。我們不「焦土」，人家竟替我們去「焦」了！電影院和舞場又興旺起來了，一部份的人們大概忘記了「國難」兩字了。大世界內的難民一遷移，娛樂場馬上要恢復原狀。大世界門口的血腥早就不存在了。上海已經太平了！可是這種太平會使我們亡國滅種！大公報。申報停刊後，和申報齊名的××報還靦顏出版。這種失節的報紙的意識，說得好點，是模糊了。素來用紅字標題的×報更不必說了。新出版的幾種報明明是國人辦的，可是都

打着外國人的招牌，這種苦衷，我們自然要原諒的。大美晚報消路頂大，這自然是由於英文大美晚報的一篇不受檢查的宣言。英文報中的字林西報和上海泰晤士報，早已改變態度。大陸報少有人去看。英文大美晚報態度始終如一，上月二十二日揭發「皇軍在南京的獸行後，更是得大眾的擁護。隔了兩天，字林西報也不得不揭發了，泰晤士報則一字不提。洋米源源而來，米價已經回跌了。這次食糧的大問題使居民日夜不安。南方人非米不飽，大吃其苦，北方人倒沒有什麼，因為麵粉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到，並不像買大米那樣的受限制（每人只准買一元）。煤球也落到一元五角一担了，可是比起戰前一元一担的價格相差已經太多了。南市二十萬擔米輕輕的資了敵人。中國旅行社已經不正式代售船票了，往北方的人近來很多。到天津的統艙票費二十元，房艙賣五十元。

各中小學勉強維持，抗日的書籍早已不能講授，即使幾個學生聚合起來唱歌的冊也被禁止了，某教會大學也是苟延殘喘，學校中的鋼琴已經不翼而飛到東京去參

加攻下南京的盛會了，操場權充軍用場，學校不得不遷到大陸商場。

古城剪影

字林西報

現在北平的情形，在許多方面，和「九一八」時的瀋陽，很有相像的地方，尤其是忽然間的盜匪蠢起，更無二致。在從前，北平四郊，一向是中國的一片乾淨土，就是在以前內戰時黑暗的日子，這塊地方，也還保持着安靖的秩序。可是現在，已經成爲一種無政府的嚴重狀態。盜匪充斥，自由出沒，帶着各種政治的色彩和目的，把整個的北平四郊，渲染得有聲有色的。

這些人馬，是劉桂堂的部下。號稱「愛國軍」——與「滿洲國」的義勇軍一樣——目的是在採取游擊戰術，以反抗日本。他們的實力雖然不大，可是已經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們的份子很複雜，除掉劉桂堂的部下而外，還有失散下來的中國軍隊和保安隊。他們沒有固定的糧餉，所以一切人力物力以及交通工具，不得不

取之於當地的人民。日本人吃過冀東保安隊的大虧，通州的大屠殺，把他們嚇壞了，所以對於北平四郊的警察，不敢再發槍械，因此對於這些所謂盜匪，實在無法壓制。

在頤和園北面兩英里地方的山脚下有一所天主教學校，本來是訓練教育工作者人員的。山上還有一所房子，名叫 *La Cuvette*，是一個避暑的山莊。這所學校裏面，到八月十三爲止，聚集了很多的人，這種天主教徒，各國牧師——有的僅僅是去參觀的——學生，以及上千的中國逃難者。八月三十日早晨，這所學校，曾一度被所謂便衣隊襲擊，人數共有二百人。他們服裝極不整齊，有便衣，有軍裝，有祇戴軍帽者，形形色色都有，所以稱爲便衣隊，頗爲相宜。他們裏面，份子也極複雜，有學生，他們參加的唯一目的，是在利用這些人，以游擊戰術，來反抗日本，例如他們的首領，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生。有逃犯，他們是被北平附近保安隊放出來的。有失散的兵士及警察，甚至還有真正的盜匪。裏面許多學生，都說得一口好英文，而

且對於外國僑民的態度也非常之好。

這隊便衣隊所以襲擊教會學堂的原因，大概想得到些槍械和軍火，並沒有甚麼惡意。至於劫財虐人，却是一部分真正盜匪幹的，但是對於外僑，並沒有絲毫的侵害。

有一位外國教士，因為過份驚惶的緣故，腰間中了一槍。這位開槍的人。一定是出於誤會，並非他有心想這樣做的。他們的駐所，就是山上那所避暑山莊，他們帶了十個外國人和一百個中國人，一齊回到那所山莊裏，後來外面起了槍聲，想必是追兵趕到，於是他們又下山向北方退去。沿途對於外國人，一點不給他們苦吃，後來又無條件的放回四個，其餘六個，他們先要求一百五十萬元，後來又減到五萬元做贖身費。

北平本身的情形，也不見得怎樣好，商業還沒有恢復的希望，一部份大商店也都關着門，其餘商店，也把門半掩，商人們更是皇皇不可終日。考其原因，表面上

似乎是因為警察徒手，恐怕盜匪的光臨，而實際上他們還是恐怕日本兵。

現在城里的日本兵，在他們長官眼睛之下，紀律還算不錯。但是據外國人目擊者談，單身的日本兵走入店舖，藉檢查爲名，不付錢而取去東西或竟要求現款的事實，已經數見不鮮。日本兵出來，雖然是買東西，也都帶着來復槍，所以商人們對於這種舉動，自然是響都不敢響一響。

日本軍事當局，曾經佈告人民，如有受擾等情，應立即報告，以便調查後，對肇事人加以處罰，所以日本軍事當局對於他們兵士這種竊盜行爲，當然是心裏明白；但是這種佈告，並沒有甚麼實際價值，一般受害的人，誰敢去報告，以免將來的報復。所以受些損失，情願自認倒霉，不敢去冒將來更大的危險。

陷落後的南京

袁靄瑞

記着係×總隊的小職員，此次南京戰役，因未退得出，致遭困在南京，目視我